

樂志堂文集

樂志堂文集卷十

南海 譚 瑩玉生撰

兵不可一日忘論一

道光辛丑作下同

嘗讀鵬冠子至云兵不可一日忘而不禁喟然太息也
國家當朝熙門穆座靖波恬功臣早畫麒麟尙食數
言鉅鹿時重山濤之論不愧名言將如景丹之威未妨
臥鎮習流教士弩父亭公實叟青羌奇材劍客門艦走
舸非無橫海之將綵緞銀盃亦有凌波之軍然而人非
李廣卻省文書兵豈陸騰偏多聲樂韋公相而猶然債
帥來敏至而誰信可人兜鍪早易以貂蟬酣酒仍聞其

把板

見唐書

大鐘鑄則仇由頻內琵琶彈則党項屑觀無

甲冑之可標豈瓶罍之不發雲長益德絕鮮國士之風

霸上棘門並若小兒之戲韓白自擬未給鼓吹而敢求

僑札相推恒饋藥酒而輒飲孫子謂不知已而知彼一

勝一負不知已不知彼每戰必敗呂氏春秋謂兵戎不

起不可從我始獨孟春之月然哉况乎海處木居風災

鬼難其來荒忽其語侏僂雖云商貨所資仍以戰鬥爲

國附落則更相抄暴名號皆不可紀知原未嘗負丹砂

以示赤心持生金而喻向化朱蒙逃走聚魚鼈而似浮

突厥興亡準羊馬而誰決狼機炤藝實倍中國所長驚

粟香濃偏使眾人皆醉當亦乘輅之熟慮持斧所深憂也夫毒流九域禍胎百年原非一手一足所能支又豈一事一時之貽誤縱使阿芙蓉繳而保甲行保甲行而阿芙蓉仍未淨盡能悉縛株連者以盡誅之乎邊釁易生誰執其咎幸值

朝廷無事中外一心色正芒寒風移俗易斥邏嚴密兵農悅安搜盪山源糾虔姦蠹豈不甚善而非然者曉兵愛士獨任王霸而匪專臨敵禦眾咸決彥章之必在長孫弓彎謂爲霹靂楊津爐鑄轉畏鍊星不如者始擊之而勿疑最善者定屈之於不戰江淮草木原知張萬福

之威名延鄜勇健悉法范仲淹之遺意善乎馬謖告諸葛公曰攻心爲上願公但服其心而已奈何決不諫之策僥倖於目前鑄臨難之兵倉皇於事始也哉要之能收而後可發能縱而後可擒幕府宣威竊恐未如恩信重臣革弊有時端藉乂安審幾務貴於持平激變殆緣於反覆玩寇忘也致寇亦忘也縱敵忘也輕敵亦忘也語曰羈縻勿絕絕則未有不亂者也又況乎嶺海瘡痍或者仍資互市東南財賦未敢輕議閉關也

兵不可一日忘論二

粵東市船由來久矣廓清之功難言武事調停之術端藉邊材剿與撫其曷宜戰與和而迥異畢誠本在禁署曾列古今李勣果勝長城但期安靜老謀壯事朔雪炎風喜聞擁傳而來伫見轉圜之妙敢勤中國以倖功名始信大兵不爲寇害然爲邊不可以常智而爲將豈當有怯時言征伐與守和親猶然偏見先招懷而後掩襲業有前言圖易端在乎思艱察微諒能以知著古人左牽制犬右袂操民矧如鳥獸之迭居仍防蜂蠆之有毒具知闊狹與戲射其如常亦多樂從宜刁斗以自衛李

光弼以號令警衆麾幟乃益精明王忠嗣以持重安邊
士馬仍勞訓練而惜乎其未講也則未嘗卽鶻冠子所
謂兵者百歲不一用而不可一日忘者以深長思也夫
以國比大秦本多珍異人如敬仲仍構厚和轉徙往來
居然生業關梁障塞豈乏姦邪獨檣任罄婆蘭

見文獻
通考

南庫均完率稅業見謙亨之福不聞勇猛之爲

見管子又

况雄田絕鮮流寓偏多蠻貨駢闐則逐末者趨之估帆
翕集則謀生者賴之誰策徙薪業令滋蔓豈一成之不
變卒兩敗以俱傷桓寬之論曰異物內流則國用饒利
不外泄則民用給矣泄亦端難以一蹴幾也使其當實

力重戍悉選幹用之材若強寇對陣先握衝要之道拋
車步艦聯柵飛棚餘舸並全門樓橫起夾城築蚰蜒之
塹選士落雁子之都陣疊魚鱗勢成猿臂羊祖忻炬排
雉尾擲亦可焚沈景先帽著狐皮來誰不畏不通斥堠
將軍持黑稍以自標特賜酒肴都督引銀盃以通酌龍
圖老子元昊知而定呼敦煌戍卒達頭聞而自去耿秉
謂受降如受敵而況其迥別於降哉而乃不聞把淺未
語防秋孰獻魚膠匪居鵠腹儼阿蘭之善走謂大范其
可欺此輩非孝子順孫我國寶仙宸帝所原貴謀而賤
戰誰委質以編名諒悉機宜奚容豁達星軺久蒞開鈴

閣而坦然露版誰書據胡牀而直視卒使潛師陡入良
將先殲戰艦全燬礮臺分據籲天無術早挂彈章割地
有書難言方畧黃龍安問但祈贖死以俟錢白馬未刑
更欲如盟而撓酒嗚呼誤矣未聞畱校尉之戰被髮叫
天誰悲檀司空之收脫幘投地夫兵凶器戰危事聖人
不得已而用之而固不可一日忘也賀狄干之忠厚平
嘗而世亦宜稱程不識之煩擾休息而虜誰敢犯

兵不可一日忘論三

夫使郡縣良家門闢走卒名曰僧騰之客袍鎧山樓集
爲君子之營衣冠人物第循資格或恃輿援拜大將如
呼市兒治四履指爲別館於是控馭無法部分乖方驕
則寡謀勇不設備爲魚麗而莫必瞻馬首其曷從擾駭
村閭剽劫坊市花鄉則全軍金釧斷腕已多鄭州則比
屋紙衣裸身誰禁其忘戰也宜也若乃東西卅年前後
百戰韓擒門將楊素江神號肉飛仙比鐵猛獸身經絕
漠手縛降王罪正藁街威騰丹徼事起盪八城之寇時
平封萬戶之侯周奉叔刀豈識君檀道濟圖真禳鬼與

族兄而競爽烏承玳號轅門之龍祭河伯而自誇高敖
曹原地上之虎王君廓之發憤氣倍昔賢薛仁貴之驍
雄老鷹圖寄所敵咸破自有家風足傳無役不從合以
水星相目亦謂肅同縱鵠急寓捕蟬浮環或疑神鬼之
爲供帳早雜偏裨以去交駟羽檄嚴駕而圍棋不妨尙
掣銀釵命斬而觀書如故營團卻月陳結撤星盜楊柳
而偏記曾栽種蔓菁而誰嫌久住令公贈伎李光顏轉
顧深恩臨淮治軍郝廷玉恪守遺法見柳慶遠之嚴整
人復何憂憚于栗磧之禁防虜仍敢進而乃挑刀走戟
緩箭強弓曹景宗之軍桀黠無賴權景宣之任矜伐自

多匪宇文忻所建而下輒相推無賀若弼之才而誰能
復擇臨鄉前到止同西域之胡揚土未飢問以南塘之
出卮酒雜坐誼譟邀求燭火滿街前後訶叱百姓失望
賊黨聞而輒疑千里蕭然麾下擾而不整解救擁護談
者少之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
也而若之何其竟忘之也古有寬緩不苛撫循無閒平
分糧食親入庵廬同甘數果一瓜特給韋袍複帽吏偏
受賂賜錢物以懷慙卒苟無妻擇配偶而効死柳公綽
知若輩家事楊大眼爲小兒子呼言各有當非所語於
今日耳杜牧謂戰士離落而未嘗爲之簡括整飭疾毆

疾戰何爲而不北乎夫兵者百歲不一用而不可一日
忘也鵬冠子之言殆宿將之鍼砭而 太平之瞽蔡也
歟

兵不可一日忘論四

夫兵不可一日忘而顧非喜談經濟者所得而託也倘使諫同許厯便卻秦師謝似孫臏竟殲魏將酈食其之捷楚原煩借箸而籌李左車之使燕早決奉書而聽抗禮汲黯有掛客其愈賢委事曹休雖參軍其實帥獨運智力貴以同心而合謀共策勲名謙言右手之不倦亦有劇孟之來宛然敵國王濬之欲端有大才周爰諮詢卑以自牧知卿才畧別阿蒙而結交同好游談見董恢而停出搜求俊乂果是吾鄉喜問生平有如此客班彪則雅相賓禮鄭元則本屬通儒軍戎度支經畧處分范

文正曾羅幕下敢遺劉滬張元路嗣恭兼擢流人業有
孟瑤敬晃夙稽往牒恒著美談然而視遠惟明知人則
哲難容概論請獻良箴夫弱不攻強走不逐飛自然之
勢也逕乎不知發乎不意故莫之能禦也莫之能應也
可以戰而不戰不可以戰而戰非難推測亦有端倪奚
事張皇原當鎮定先爲不可勝乃制勝之術耳而乃幡
然決策自蹈危機掩耳目其能知衝腹心而轉敗壘惟
白石或請陶公之脩陳本逆風未聞皇甫之擊貪功生
事罪曷可逃誤國病民悔將何及是蓋愼如士穀詐比
王恢鼠目顰頭綠巾錦襖趙括則遺書未讀檀公之上

計何如合署鬼魁居然軍市木牛流馬先煩陳景俊之
行謗鶴禁蛇飽聽彭洲材之論詎責驍卒多以反虜相
名富貴此翁未必上天無意明光鐵鎧竟沿路而輒拋
淺色黃衫卽前鋒而肯備丹陽子弟著芒屨以習行領
軍名位置羽儀以相對負楯則習纔五日挽弓而識詡
一丁曳落河豈當劉秩之才誰救房琯邵宏淵實致符
離之潰深責魏公卒使敗似孫佺仍悉軍資以與病聞
韓滉誰容邊任之辭參之內其足食乎沈慶之謂耕當
問奴織當訪婢而與白面書生謀之事何由濟又况疥
駱駝愚同劉晝驚蚨蝶薄等魏收其鷺鷥之詩耶其麒

麟之植耶夫兵不可一日忘鶚冠子之言固不容膠柱
以鼓瑟恐又徒執筵仄以撞鐘

徐偃矯制命鼓鑄鹽鐵論一

事有利徹於古今而議滋於叛始者鹽鐵亦其一也漢
元鼎中徐偃使行風俗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張
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不能訓詔下終軍問狀偃窮
詘服罪當死噫過矣夫大澤名山封不聞於王會諸君
吾子見管子籍實始於霸才孝武外討遠夷內勤中國蓄
藏不事煩費蕭然浮淫侵漁廢格沮誹計臣攘袂利事
析毫而鹽鐵之議起焉時也爵置武功法名平準吏煩
出馬郎許入羊以皮幣而倉壁行算輶車而緡錢縱詆
平津侯以布被無益可知賜左庶長以頃田猶然莫應

縣官當食租衣稅販物者何求富人或走狗鬪雞入財者不送固不若舉行天下鹽鐵爲合時變總利權耳夫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理或確而難貶論實迂而鮮通王者經綸救世升降稱時稅之關市以裕農取之山淵以贍國不緣耗滅業有經圖况取用之無法必強弱之相兼豪貴者封護自尊卑賤者貿然絕望科條防禁未易典司聚會因依輒爲姦盜招來亡命役利細民難舍斯須迭相侵奪所謂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甄琛之表未謂爲可且偃固以舉并兼之徒守相爲利者而分循郡國也曲逆奉使舞陽乃囚將軍得人莎車

竟拔鍾離仁掾移屬縣而務作徒衣謁者賢臣賑貧民而便發倉粟功縱難言罪胡至死其時桑宏羊東郭南陽孔僅之屬棄繻生何嘗彈劾刀筆吏互相黨援獨偃者鮮聞刻急輒坐顛行倖匪所忠誅同顏異亦足悲矣蓋鹽鐵之行人心未協物聽駭然操利原者方詡獨裁附時局者俄遭顯戮不知由漢迄今未之或改雖有恭儉之辟寬大之朝謂全革而實因卽遽罷而旋復誰司金穀取佐度支非設權宜始論征權則以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缺也桑大夫之言獨可以人廢歟馬端臨有言商鞅楊炎之法君子所羞稱後

王無或變至國與民之俱病惟今與昔之異宜豈虛語
乎嗟嗟觀成孔易慮始良難經國者惟恃乎得君得君
則發大難之端而人無或擾亦在乎信友信友則任非
常之舉而主不復疑不然鄭當時之鑿渠厥功久而未
就終子雲之行郡所見亦以便宜獨偃卽罪也何歟

徐偃矯制命鼓鑄鹽鐵論二

史稱漢孝武喜相招延性特嚴峻愛信者無寬假欺罔者輒按誅焉未嘗不喟然太息於徐偃矯制使鼓鑄鹽鐵而窮絀服罪當死也汲長孺之在漢廷也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卽賁育以難奪實君臣之所知故能發粟以賑貧何妨歸節以伏罪不然者蘇建囚而衛青貴矣楊僕執而荀彘徵矣夫王恢首事豈必匈奴之仇張湯佯驚原非長史所陷太后不食魏其是而敢堅淮南已誅武安在而必族劫諸王以自殺實主父偃之當烹送貳師而已降果劉屈氂之大逆其他若石慶以謹孫宏愈

尊霍去病之少言金日磾之無過主矜雄畧臣保功名
已若偃者任固行人職猶博士繡衣之稱可同元始白
刃之曳頓學子如縱未比於俳優究不殊於眩鬻見誰
恨晚知亦爲忠卿豈庶人求比皇皇之急臣非少主心
先鞅鞅之防兵符儼然而趙壁可入田賦竟用而魯公
不聞卽微終童可免殊死當斯時也邊釁遍開民力早
匱臣言封禪主學神仙度支仰屋而枉然富賈名田而
盡沒頻興大役疊覲偏災幣之變也愈多則財之匿也
彌甚行齋居送法具令嚴鹽鐵之舉良非獲已在偃者
無亦自詡活國之良臣拯民之健吏也乎而同時若桑

宏羊東郭南陽孔僅之屬明習果如計相嘉名端比富
民亦僅同鹿皮之行未聞食馬肝而死或鄭當時之賓
客逋負孔多或田延年之牛車詐增以僦主臣同德中
外一心果諂諛以取容亦威重之能挾獨偃也書亞夫
之牘背聞廷尉之鼓聲出並夏蘭而大司農誅矣猶然
楊可而右內史戮矣夫庸主多昏英主多愎昏則貝錦
實成於已甚愎則太阿恒慮其倒持孝武之爲英主夫
豈唐列宗之比乎是以宇文融之虛張楊慎矜之勾剝
羨餘絹進本分錢充錫予便蕃光寵隆極至偃也事猶
希旨譴倍孤恩其上有太平天子之權其下無跋扈將

軍之漸使者何能美俗冷官頓致罹刑威福自如身名
俱裂謗未興乎蠱尾死直等於鴻毛噫酷矣是以古之
君子擇君而仕審己以圖惟上下之交孚乃弛張之獨
任不必高語周官王制何必定殊天保采薇未能淡薄
以明心甯止拘牽於常算卽或運當流極道貴轉移氣
數已窮事權本屬博同孤注竝待更張諸葛一生惟知
謹慎呂端大事總不糊塗傳曰君之使臣也任之以事
不制之以辭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而專未
有不亡者也嗚呼斷斷無技蹇蹇匪躬遺大投艱復罹

李晟表薦張延賞爲相論

嘗讀新舊唐書至李晟表薦張延賞爲相嗚呼元功需僚友之調停首輔待仇讐之論薦未嘗不惜勲名之難處而嗟戮辱之倖逃也夫君臣不協繫宗社之隱憂將相相傾關廟廊之全局是以君似周宣方叔允推元老相如丙吉營平乃破先零同謗樂羊中山誰拔卽如甘茂息壤空盟范雎貴而白起誅矣田蚡罷而竇嬰族矣亦有廉頗可避何惜引車賈復能當肯容帶劍問祠大夫之誰嗣解狐其仇舉狄文惠而不知婁公盛德然亦才能救國智足知人絕挾私廢公之心以推賢進士爲

務從未有蒙恬北去約李斯而締交秦檜南歸命岳飛
爲薦主而足荷腹心之寄能收指臂之功者也夫天生
李晟爲唐室非爲德宗也盡大臣節有社稷功用兵非
三代能加以衆豈萬人可敵陛下安在何以家爲令公
久來乃知師入綺裘繡帽奪涇原戰士之心金帶錦袍
召息曩大酋於坐方冀早平關隴旋復河湟海水不飛
中原無警卽謂治兵款塞當國需賢惟政府之協同庶
廟謨之能決曹參有隙舉自蕭何忠武出師事煩蔣琬
正未必非惡爲朋黨者事而無如張延賞者飾情復怨
離間偏工原非貿首之仇幾同刺骨之恨果爲兄弟不

許婚姻足以疾而屢陳目爲腫而仍泣堦疎張彥鄭雲
達心竟與同臣慕魏徵李叔度言原不謬幾欲令宋文
之收檀道濟不僅如王導之忌庾元規耳遂使浙水移
書翻當絕交之論禁庭瑞錦真如續命之絲謂太尉果
諳虜情等書生不知邊計擇一人以自代冀二州之可
歸虜方飾金械以款侍中帝且待新鹽以賜元宰迨至
平涼川之盟旣劫尙結贊之約何憑未覩賜環不聞伏
劍嗚呼臣繪凌烟之閣人開偃月之堂敵國依然謀臣
不用難剖心以悟主真削髮以爲僧舉樂之詔何來紀
功之碑如故大安園裏果可伏兵光泰門中何妨玩寇

哉嗟乎國之將亡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敵之方熾非一手一足之烈也使延賞相而吐蕃盟吐蕃盟而渾瑊執渾瑊執而馬燧誅馬燧誅而李晟孤李晟孤而唐室壞矣君先猜忌臣敢異同夫非自貽伊戚歟卽不然而內無李泌外有丁瓊縱欲作五湖之游無難興三字之獄又况希烈遷延不爲楊炎之故懷光叛逆止緣盧杞所排恩怨難平禍亂以亟命元佐而竟臥委抱真而亦辭則藩鎮連兵殆酷於建中之代嗚呼晟之功郭子儀似之晟之節李光弼愧之所以殷浩忤刻不作桓溫蔣欽嫌疑翻舉徐盛張魏公之才望幾殺曲端劉肇仁之功

勲敢仇裴寂追妖僧李軟奴之亂德宗命捕送內侍省
推之晟聞之遽仆於地曰晟族滅矣則晟亦自知爲德
宗所忌也明矣然則晟非歟夫公忠方能以體國而明
哲特貴於保身身之生死繫當亡之安危國之弛張寄
秉鈞之好惡名臣調護終格君心良將綏懷原闕相業
而不知延賞固非以杯酒釋憾者流也嗚呼文種之誅
淮陰之戮彼獨何哉

相臣論

竊聞佐帝匡王舊推元輔揆文奮武兼仗台司亦謂事
總百僚政歸二府所以皋夔佐舜而十六族連類於帝
廷姬姜翊周而三千人策勳於牧野漢惟蕭相乃用韓
彭唐有鄴侯能任李郭范文正之當國征蠻遂獲武襄
張江陵之得君平倭專委少保我

國家朝熙門穆大法小廉豐碑僅勒燕然每飯敢忘鉅
鹿風雲起而思猛士迭繪麟圖江漢浮而念武夫仍賡
虎拜近乃揭竿肆擾采芑頻歌佩弭腰鞬缺斨破斧重
以景丹臥鎮張浚虛名邀求且詣於座隅怖急乃伏於

牀下邊鎬原如菩薩謝莊任謂嶠嶰不聞杜牧之罪言
止辦檀公之上計或著芒屨以習行於齋內或衣皮裘
而驚竄於窟中笑白面書生之不如求丹陽布衣而可
得禮僅輔吳之獨後事原閩外之所專未還石頭先取
故節誰捷淝水但賭圍棋將盡怯時策均不諫問生兵
之何謂欲飛渡其安能兒戲同霸上棘門閨態若蕭孌
呂姥領軍旣拜置鼓吹以自娛儀同特徵學揖讓而誰
答功期掉鞅寫杜少陵懷古之詩聞笑闌堂仿牛奇章
元怪之錄說者遂謂久逢清晏例致恬嬉倘遭非常之
村宜膺殊次之寵隱年飾老竟昧禁而不歸戀劇安繁

宜舉賢以自代聲頭鼠目亦許求官介幘朱衣或堪作
督嘆生才之非偶思破格以相推知間世以難逢恨古
人之不作如晦能斷却黜元齡之善謀宋璟守文安獲
姚崇之應變而不知邢吉職思邊塞條錄吏材許靖器
重廟廊意先人物苟展禽之不下與臣俱以同升時問
東廳曰開西邸孫抃無愧曾薦臺官延賞足稱能委吏
事集思廣益遣大投艱道貴舉賢効收卜相果其材振
四海赫然功蓋一時祥鳳舉而鷺鳥隨神龍飛而怒蛟
出若模隨治比箭離弦監司廉則守令皆賢節鎮勇則
偏裨自勵季成子進卜商諸老宜相文侯狄梁公引東

續文獻公集卷十一
十七
之五人卒復唐室糾虔貪佞業一筆之先勾延訪寒單
卽半邇而可割疏分門類爭推夾袋材多圖任老成端
忘卷簾恩重將見功歸玉鉉名寶金甌

聖極萬年臣爲一個秋菊春蘭之選丹砂玉札之儲有
客曾窺阿龍無官能酬德裕邇安遠肅歲稔人和樂鐘
鼓於清時一如裴度起樓臺而有地曷愧萊公不然者
李蔡下中陶青廉讓類匡衡之醞藉學王儉之風流亦
謹小而慎微止蹈常而習故劇憐馬死志士不來早寄
鴻冥弋人何纂

劉晏論

有序

彭湘涵集有此文余偶有所感輒廣其意復爲之其詞曰

國家當大役頻興連兵不戢民勞浹歲師出經時驟稅之書不傳無名之獻誰辦助國之錢易罄備邊之庫久空敢藉棲畝之餘糧未可量沙而唱米司農仰屋重鎮連營穀租稟稅之無多麻土絹鄉其盡耗賣舍貼田而奚益徵村切里之徒勞加以碎役煩徭若風吹網括之藏丁匿戶有月當門說者遂謂若得如唐劉晏者以掌度支洵活國之良臣而救時之碩畫也而不知帝王不

言多寡不計有無似載籍之迂談實聖賢之名論如其
纂皇圖而有亢紹國紀而猶屯憂盛危明投艱遺大知
人則哲蒞官以嚴務求非常之材俾膺不次之擢周惟
方召遂佐中興漢有韓彭且摧勅敵太傅方畧卒收淝
水之功潞國威名易使貝州之破勲亦成於尅日績待
奏於彌年容坐甲而裹糧屑老師而縻餼記曰天下安
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豈虛語哉又况趙營平之遠戍
首議屯田鄧士載之專征先令積穀輦車驪駕隱寓兵
機輓粟飛芻具微將畧蔓菁曾種豈豆兼收破釜餽而
直前焚金寶而乃捷者哉若夫平準之書成於漢武均

輸之法始於宏羊論縱藉口於周官釁各痛心於介甫
晏卽非其倫而今昔異宜南北遼絕恐鞭長之莫及慮
甕算之實傷又况其材之遠出晏下者哉所謂制萬物
之低昂常操天下贏貲以佐軍興者恐難再覩而所謂
變法以弄權斂怨以構禍者殷鑒不遠匪無因也若乃
謬議橫科輕言抑配池田邸治金戶銀官動用飛錢蒐
羅逋布罪方懷玉苛到搜銅誰書家產以投函遍入人
廬而持算依然居者閒架果於稅外方圓括率則令仿
借商邀丐則儻加列鋪奚富貴之相逼實縱橫之未知
聊博談資殆同睡語則又晏所羞稱者矣

擬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

文章流別夙有定評沈濫之水曷足儷於裨瀛培塿之
山非所語於嵩華蓋必母元氣祖葩經手搏赤猿胸吞
白鳳有裂月撐霆之觀無鏤冰刻楮之誚斯稱作者無
愧宗工又況大輅別於椎輪非椎輪曾無大輅之質芳
醴異於元酒非元酒曾無芳醴之馨雖變本而加厲宜
窮委以溯源實太音之自然豈能者所獨擅周秦以往
遐哉不可得而稽矣大雅不作離騷肇歌宋玉嗣其芳
聲景差振其餘響雨漢以還篇什彌富雲飛風起高皇
思猛士之歌蘭秀菊芳武帝懷佳人之作導源蘇李北

地流哀比轍鄒枚中州振藻退傅唯思悟主貞姬敢復
尤君追至張平子四愁之咏梁伯鸞五噫之歌王子淵
之頌碧雞班孟堅之賦白雉賢如忠武特工梁甫之吟
才似中郎倍塵長城之別莫不文華理暢風管雲歌綺
合星稠傳音振逸魏之三祖尤善詞章對酒當歌浮瓜
沈李陳思崛起妙絕時人建安七子陳徐應劉人人握
靈蛇之珠家家抱荆山之玉洵足以比物荃蓀連類龍
鸞者矣阮嗣宗吐情鬱勃孫子荆杼恨幽微潘黃門之
悼亡左太沖之咏史張茂先翻嫌氣少陸士衡但苦才
多劉越石之清剛郭景純之散朗雖難合轍並許扶輪

亦皆神明律呂吐吸風雲以迄兩晉之亡風流萃於江
左矣劉宋代興借才典午超前絕後陶徵士之胸次原
高極巧窮工顏光祿則才華絕麗靈運兼收並蓄嶽負
海涵瓊瓏其聲千彙萬狀巨浸浮地豈炫還汀往渚之
奇高峯刺霞非無岫衍巖層之趣譬之珍錯雜進稻粱
且斲其甘虎豹炫采狴貍易掩其澤綜而論之刻羽引
商原有一定之致鳴節竦韻尤妙四聲之轉若前盡繁
聲則後須亟響中唯促調則外借餘音或相錯以成文
或相因而易節或猶沿而已替或陡激而彌長蓋琴無
取乎么弦之張笛無羨乎一孔之擲已陶匏異器各有

抗墜之分笙磬同音互比抑揚之致風捲水而成聲而
風之來也不定雨翻空而作響而雨之集也何因言泉
文律練響者遂參明瑟之觀銀躍金鳴析句者乃得泓
崢之致靈均以來各覩此祕而揚芳摘藻竟莫明言靈
運清源自濬逸興遄飛瑤草琪花千門萬戶洵推鉅手
奚遜古賢使不辨之於疊韻之聲繩之以等字之響則
曹潘之擬吹簫陸左之方調瑟衡諸前秀工拙靡彰別
有描摹以爲古擬議以爲工春草池塘羌無故實芙蓉
初日絕去雕飾行行重行行何難更擬唧唧復唧唧安
事勦言誰傳樂府共譜之回絕異武夫翻諧競病請將

軍盡捐其故技庶叔敖或類其生平耳詩非餘事具有
別才試叩元音洵關絕詣英絕領袖之才含跨凌轢之
語寸心千古來者難誣祕誰獨得原可以一理貫巧不
可階非可以一言喻矣

樂志堂文集卷十

樂志堂文集卷十一

南海 譚 瑩玉生撰

禁阿芙蓉議

道光戊戌作

阿芙蓉販自澳夷齋從市舶殊淡巴菰葉之製釀鶯粟
花蕊而成狂藥遍飲遂標鴉片之名本草既詳仍見鹿
洲之集始由閩粵遂暨朔南病入膏肓悅猶芻豢如潮
有信與鬼爲鄰以息相吹干卿何事高臥鮮當關之報
長日如年加餐無遠道之書眾人皆醉斷竹續竹似烟
非烟半死今生無拳無勇夫誰逐臭夫豈別有肺腸齋
獨小眠業已匪伊朝夕自王公以迄士庶卽閨闈以逮

僧尼宮儘合歡田真續命遂致管猶孤竹間十室以皆
知鍋亦銷金合九州而共鑄夫羶銀不鬻香藥誰需縱
南庫之不貧匪彫門之敢稅卒使錢非子母業有去而
無還圖判華夷漸彼豐而此嗇此亦有心所同慨當局
之隱憂者也議者不察猥言弛禁夫出爾反爾當思曾
子之言匡之直之猶藉

放勲之教謂一弛一張實

帝王之道使不知不識如耕鑿之常勢必致人盡誨淫
農皆逐末比屋遍迷香之洞先生無離垢之園火競向
夫同功縷莫抽夫長命弦更張而益甚奚可復彈博全

局以皆輸尙論孤注笑嗜痴之非癖問作侑其誰先尤而效焉非政體矣議者遂欲

與命重申

乾綱獨斷寘之極法挽此頽風誰測

廟謨頗駭物聽而不知羣飲其殺例本周書番香敢畱
罪載明史此外若禁茶禁酒禁馬禁鵠作僞金則棄市
防姦鬻官資則全家謫戍會非亂國用重典以能移豈
有

聖皇因事宜而不革

皇興蕩蕩與論香火之緣

帝網恢恢忽變風雲之色庶幾一能警百馴至寡而漸
無耳說者又謂烟草禁自前明出令綦嚴胥法如故因
循不久科限亦停是又以末世之姑容例

熙朝之神武尤非通論均屬外編又况名同實異事別
勢殊固不必懲羹而吹齋決無容惜指以失掌乎所慮
者獨檣走浪大舶參雲周遭環十字之門迢遞三巴
之寺依然率稅匪獨婆蘭越裝久嘆寂寥蠻貨真名黑
暗人重千金之諾西舫東船誰通百國之言單舟疊舸
望牛頭名船而逕上葬魚腹以奚辭竹報平安花開富貴
鸞鏡已挂空懸驅鱷之文貝闕潛通自詡然犀以照依

舊被池春暖一瓣梅檀牕格年深六時燈火價以善而
能待獲原罕而彌珍結習未忘見獵仍喜實冀還珠示
潔聞緇師廉草木皆知旌旗一變隻鷺斗酒別何遠以
誰求危帽側衣望李紳而早去官唯常處幾自擁簾更
苟枝詞先令喫劍拜將軍於閩外下令如山防敵國於
舟中盟心似水然後弩牕矛穴火艦風船咸使知聞明
加捉搦當亦籌邊所熟慮不徒馭將之迂言耳抑又聞
之懲奸務先察吏除弊實以安民竟陵王上讜言表言
之已悉今昔同符可爲浩嘆方

今三靈和晏九服清怡諒無激變之虞慮有得情之喜

竊冀去其太甚防之未然非無慧苴便作資裝亦有芭
蕉卻遭彈射蹊田有罪奚至奪牛之野不聞爭傳搏虎
或單刀以入或微服以來捧府檄以何憑遺屬鏤而竟
去橘未踰而枳化李轉代乎桃僵聯牀驚世外之風波
排闥幻空中之樓閣連環可解諒亦非難啟事能知曷
其有極語曰有治人無治法諒哉諒哉嗟嗟雲烟供養
倏過眼以成空花草精神亦斷腸而抵死誰軍細柳當
令寰海俱平如束濕薪庶使吏胥無擾

廣孫樵乞巧對

有序

昔柳子厚有乞巧文孫可之有乞巧對大抵皆反其意
謂巧不可祈而今異矣拙莫拙於此時者矣秋夜無事
輒擬可之之對意待引伸語多憤激亦庶幾言者無罪
聞者足戒耳至或疑欲仿沈下賢作則久已屏除綺語
債非惟不敢亦不暇其辭曰

七夕良宵雙星虔祀羽蓋分明針樓徙倚乞巧筵開聊
復爾耳客乃言曰大巧若拙巧不可祈孫樵有言巧何
可應余應之曰今無巧者安於至拙末如之何殆不可
說奚取於巧今非其時因循闕茸試畧言之文無巧者

依樣葫蘆本無杜若休之市賣舍人臆斲駁魯公嗟
稱沈約張融步吏崔暹癩兒如騎款段且食蛤蜊劉惔
輕薄王約肥癡武無巧者琵琶蹴踘摸犢偷驢鳳毛覓
難魚鮓獻無是翁矍鑠大事糊塗羽儀自玩芒屨習行
佛出無奈鬼笑不驚兒戲霸上誰泣新亭巧於居內鼓
瑟膠柱求劍刻舟思止獬豸游道獼猴致政作坊望省
建樓顧榮妨我鄧禹笑人取同市瓜居礎積薪敬容殘
客公孫惡賓巧於居外洗腳船移掩耳鐘撞惜指失掌
剜肉醫瘡籠紗有像作鏡無光彭几知兵郭倪決戰忠
武後身霍光列傳青坂同悲檀公數見縉紳巧者蟬腹

龜腸麈頭鼠目易餅珠慳回帆鼓促三台敢望一路曾
哭杜密劉勝李志曹蜍驚猶蛺蝶隱學蜘蛛在郡食雁
爲客思魚吾儒巧者碑殘沒字醺強賦詩敢言杖杜果
惠蹲鴟孟堅非固太傅其誰鬱輪袍新兔園冊舊適從
何來尙有餘臭社燕蒼舒橐駝劉畫莫巧於農礮礪芒
蒲鹵莽滅裂九穀書在四民令缺男功誰助生事已微
無逸曾圖丈人所譏莫巧於工斲輪難喻運斤輒傷針
神絢爛絲絕尋常刀劍錄備墨琴譜近古意蕩然靈光
將盡莫巧於商錄儲萬物諾負千金渭城能唱移市誰
禁算愁甕破論作錢愚長袖敢舞懸磬不如余等卽忍

饑寒袖手旁觀俯仰時局均到萬難聊守吾拙殆非所
安奚從稅駕卻慶彈冠惟當同祝天孫俾達天帝庶使
一官一氓一材一藝風節文章術智德慧直婉古人翕
然名世巧乎巧乎天上人間同關匪細穀板花瓜家宜
速祭

清遠文木對

竊以襟冕人倫陶甄庶類周雅歌乎棫樸晉用貴乎梗
枿特選羹材麴蘖鹽梅之寄允諧金奏椅桐梓漆之生
是以紫脫華平興朝所弗尙賓連闊達聖主本不
期卽如上天大國皇帝萬年道叶太平德周天下靈標
往牒祥著曩編本異梵書真如點漆猶然下瑞奚敢上
聞然而屢貢銀罍先來玉馬惟繼體悉勲華之聖
斯偏隅有方召之臣振拔單寒詳延茂異材兼文武握
治亂之本原學究天人測機祥之朕兆道光丁未我廣
州清遠縣文木生焉卜人著乎武功翊天開乎文運觀

生成之四字占積慶之百祥固不召而自來豈無因而
偶至溯自邊釁始開海防當固有毒恒同於蜂蠆大戮
未取乎鯨鯢猶多掣肘之虞豈乏革心之術致萑苻之
未靖頌菁莪而靡遑惟清遠者壤接英州地連楚甸刀
耕火種原樂田居箐雨茅煙實鄰盜藪估帆三峽燐火
千村鬥雞走狗之雄摸犢偷驢之賊而謂書遞瀕江圖
成小吏迴異中山之舊賦恰符瑣院之璇題無亦如篝
火狐鳴帛書牛飯梨復開於黃落石有點而赤心隋煬
帝之青鸞丁謂之之元鶴乎乃越二年己酉我中丞師
默化潛移善謀同斷早聞約束但說羈縻李郭各憚其

精忠孫吳非徒以闇合待獻丹砂以爲贄屑撓畱犁而
共盟城築受降寺名歸化又越一年庚戌我中丞師特
統重兵剛臨斯土攻心原易著手非難刁斗森嚴旌旗
變換靈運第疑山賊清河原是江神許作孫盧翕然羊
杜糾虔姦蠹搜蠹林淵暫開細柳之營旋定斷藤之峽
由是清歌吹簫壁沼環林海晏山明陸懾水慄具諸葛
公之相術養范文正之人材大儒致之中朝純孝配於
縣社定如宋瑞始賀得人復見昌黎原當薦士風猷至
粹崇化勵賢能不憶大樹而謁將軍撫甘棠而依召伯
者哉然後嘆扶成教義濟養黎元演迪斯文闡揚

景業他日者總百辟而法清人貴贊 萬機而道一風
同必先文教非漫然者靈僅鍾於連理恩彌溥於合歡
敢作甘言誰工粉飾我東鄉太夫子嶺雲歌獻海日生
平謂兼篆隸之奇如仿儲藏之古詳加考證備極搜羅
特歸美於我

皇實效祥於吾粵

兩階舞而三苗格五等開而八寨

平虹月光華風雲際會養堂作讚率土徵詩笑柳子厚

之賀瑞蓮陋庾元規之獻嘉橘花開不落

見黃氏日鈔

原叨

太液之波樹說長生

見彙苑詳說

永拱文昌之宿

望

先零

原同於寒綠後凋難比於冬青深愧爨桐真如社櫟賦

成平仲忍說攀條狀進娑羅猶能屬草棲宜丹鳳恰如

端拱之年

玉海宋端拱元年廣州清遠縣有合歡木高百餘尺有鳳高六尺棲集其上

奇並

白麟特效終童之對

待月聽潮亭記

昔溫公名德園標獨樂之稱魏國元勳堂署四并之號
錢文僖閒思對竹范蜀公會結飛英東墅豈必圍棋南
樓未妨連榻是蓋雅人深致與特寄於滄洲况以老佛
前生愛宜遺於古刹此我官保葉崑臣師所由屢憩於
長壽寺待月聽潮亭也夫古人怡情邱壑涉趣林皋談
煨芋之因緣計看花之節序凝香畫戟何須兵衛之森
嚴弄墨紅牋頓易簿書之迷悶斜簪散幘人本蕭閒紗
帽隱囊局原真率卽謂萑蒲迭起秭總頻徵固贊皇畧
檀籌邊或裨謀獲多謀野指揮能定仍妨葛相之勞整

暇無忘同善荀瑩之對龍門畱賞合攜歐九於行龕牛
渚微吟遂得袁宏於鄰舫官如征虜不廢雅歌師次澶
淵夷然劇飲所以謝文靖哀絲豪竹終收淝水之功羊
叔子緩帶輕裘必造峴山之境斯亭也地無十笏池有
半帆 國初王文簡南來曾游覽焉佛門興替詩境荒
涼剛值閒僧新營小築白社宜尋蓮漱黃州誰記竹樓
粥鼓齋魚筆牀茶竈勺藥之欄未茸李沆何知枕柳之
庵迴殊端明重到板橋葭菼石磴芭蕉游魚啖花癯鶴
照水暮鴉髡柳最憐山月之生乳鴨新萍絕愛江湖之
上鄴侯人相仍似白衣裴度論兵依然元髯宛如籌筆

之驛便抵精思之亭談風月其偶然起樓臺而不必笑
寇平仲之題壁籠以碧紗比馬新息之靖蠻樹之銅柱
某上人屬書逸事俾勒貞珉范文正之胸懷有甲兵而
敢侮杜征南之名氏與陵谷而俱傳

粵雅堂記

風雅所寄實賴總持唐宋以還無煩覩縷若元之顧阿瑛倪高士明之都元敬焦弱侯我

朝之顧茂倫毛子晉均其選也蓋其地則輞川瀼水其人如正始元嘉聚亦蘭臺游非梓澤李鄴侯之自適誰當人外之交謝康樂之幽棲遂有終焉之志以縹緲爲性命與鉛槧共興居獨操土風蔚然時望秦中才學可抗山東天下文章當歸阿士富鄭公與耆英結社或轉羨其年華元裕之以野史名亭反不如其遭際矣惟我友伍君紫垣馬氏世重五常李揆人推三絕王曇首實

爲國器楊遵彥自有家風英靈端萃於東南寶貴共題
於中外才識可喜足懋先基孝秀廣徵能求此輩李德
林之大用遠勝鳳麟郭世雋之同居兼馴鵲犬楊播弟
兄之誼日聚廳堂蕭琛少壯之時夙耽圖籍當夫六年
輦轂兩度輪蹄

皇路載馳公車久駐丹陽傳教先覓張憑將軍輟朝輒
詣樓護清言畢景名行並賞殷臻雅會忘年風調誰如
江總張譏玉塵賀監金龜謂劉杳不愧古人見袁式便
推國士才華識度必至公卿風貌言辭應作令僕徒以
門基欲荷泉石可娛興公會賦遂初常景慨然懷古仍

補循陔之作待賡卜宅之詩散髻斜簪筆牀茶竈

天子獎其助國金虎銅魚褐衣藉以娛親文軒丹轂仲
長樂志騎省閒居爰於西園修營舊壘竹洲花塢王摩
詰之所往來書庫琴亭白太傅於焉嘯詠洞房連闥半
郭半郊傍山帶江饒水富竹構斯堂而榜曰粵雅焉蓋
紫垣自此遠矣文史足用嗜好彌專遍收四部圖書尤
重此邦文獻堂原慙學圃慣詣墨莊曾爲搜羅寶囊讐
校所刻嶺南遺書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共若干卷通
儒夙構墜緒僅存不同小說家言宜仿叢書類例者也
所刻粵十三家集共若干卷或異代孤忠或勝朝遺老

名流之別集曾炳日星先達之完書慘遭兵燹者也復輯楚庭耆舊遺詩前集後集續集共若干卷刻焉文園病肺定傳封禪之書長吉嘔心僅著惱公之作彌增愴恨特便流聞者也復輯粵賢叢稿共若干卷刻焉編璫截貝依然照乘之光賸粉零香或弔傾城之殉何當拋棄仍欲護持者也補闕裨殘收亡集逸累朝文在表彰端賴昭明厯代史繁商摧總由司馬芟蕪刈楚肯致梨火掩骼埋胔未如檀施光靈不閤鬼神報以吉祥準的無愆人物歎宜宗主者也然則紫垣之功黃才伯張園公且遜之紫垣之學羅上舍

名學鵬順德人嘗校刻廣東文獻四集 溫中

翰

名汝能亦順德人嘗輯粵東文海詩海兩書

轉愧之矣說者謂粵雅名堂

紀實也亦撝謙也紫垣羣推司命夙愛賞音功早播於藝林名合登於延閣則凡汲郡孔堂之奧玉箱金版之奇悉付琬鐫豈庸墨守由嶺海以推之寰宇由寰宇以迄於古今庶幾文苑之鉅觀又豈方隅之足限子爲之記烏可無言

瑩

曰是則然矣夫游五嶽者必先於跬步

泛重溟者仍始於濫觴近方與紫垣擬

國朝名家詩鈔遠愛樓書目後南北史之輯借閑齋藏書宋遼金元四史之刻著卽等身俟煩拭目仍泚筆以爲之記者所謂名從主人耳五管之鶯花羣護經旬之

雞黍招邀上下千年森羅萬卷誰如此樂大呼前輩青
蓮古亦與稽倘記前身南雪廣歌誰署固迴異九谷之
思鄉大雅仍題特未仿浮邱之立社衣冠俱古獨南州
夢羅拜之靈部錄斬新倘東觀命訪求之使

遠愛樓記

遠愛樓者吾友伍君紫垣所築落成伊始近睇遙瞻仰
矚俯映爰卽坡仙詩遠望若可愛之語而因以名焉者
也則見鷺潭巨浸龜峯屹然珠海匯其東玉山峙其左
素馨斜豔黃木灣空重溟控師子之洋一塔指大王之
潛水綠花埭雲紅荔園浦昔沈香洲誰拾翠馬鞍岡接
雞翼城開得月臺連摩星嶺隔市鄰三角樓輪五層兼
巷竟街開櫺結椽連闌千尺平臺百尋下臨鏡湖環列
翠阜直欄橫檻方井員洲疑蜃結而不消覩鶴飛兮倘
駐當夫山光嵐紫海曙霞丹晴日房櫳東風簾幙兩岸

則池臺粧點千村之聚落依稀溯庾嶺而脈分眉痕寫
翠注灘江而勢合鱗采浮金鸚鵡之語嬉春鴛鴦之飛
炫晝白雲晚望天甯返照之紅滄海新填地賸春波之
綠此一時也旣而風濤颭閃烟雨綿濛草木皆兵馮虢
欲上射潮餘怒聽雪閒綠雲垂海立之觀谷應山鳴之
狀綠蓑青笠誰釣江干西舫東船悄然門外虛無縹緲
名山舊說仙緣飛動鬱盤吾輩原精畫理此又一時也
以至碧雲暮合皎月宵懸釵砌瑤堦星房霧閣江湖有
夢河漢無聲三重則地儘高寒萬頃之波誰滓穢鮫宮
貝闕一顆明珠荇渚蓮汀四山寒玉北郭之丹樓粉堞

燈火青熒東濠之錦纜牙樯管絃淒緊此又一時也陰
晴變幻罄無不宜山水釣游誰如此樂紫垣以軼羣之
量冠古之才儲書萬籤貯酒千斛相與命儔嘯侶送抱
推襟考川嶽之圖經話生平之閱歷羅浮慣約可有因
緣秦華誰登待完婚嫁偕游各健遍覩綦難惟此席隅
奧石水冥林嬉納萬象於牕間陟半空於跬步陸賈之
荒城何在趙佗之疑冢都非劉氏陵山尙王廨署南園
吟社西竺道場黃埔波光白沙月色石門帆影海印鐘
聲初地香花半塘菱茨街頭雙井鮑靚叢祠山椒萬松
議郎舊宅老鴉岡之廢壘遺鏃平蕪燕子步之畫堂板

橋髡柳類足流連今昔憑弔興亡吟成則籠愛碧紗句
好則催煩銅鉢雲烟過眼星斗羅罽蕭閑則挈鷺提鷗
跌宕則烹龍炮鳳珠槃玉敦止爲風月之談紗帽隱囊
儘得江山之助獨羨攬寰中之名勝布襪青鞵談戒外
之山川風車火礮哉嗟嗟人生行樂日用彝常海內知
名風流儒雅昔嚴夫子有言經有五涉其四州有九游
其八原關福命仍貴遭逢矧紫垣身行萬里而早還名
應列宿而誰仕半生嗜好神仙端合樓居七寶莊嚴城
市別開詩境此日青山賭墅恒屬謝安他年綠野名堂
或如裴度一邱一壑聊以自娛半郭半郊此焉爲最由

來朝隱仍愛豪華何必臥游不當少壯哉望 犢外鷗邊
迭逢多景霞初星晚彌歎大觀摩詰謳吟唱和總邀裴
迪陶峴登陟往來恒約雲卿記以儷言慙非極筆致政
住癸辛坊宅雜識成書後來知丁卯橋莊新詩名集

嶺海樓記

嶺海樓者明鄉賢黃文裕公寶書樓故址其十七代孫
今廣文香石先生脩而署焉者也據三城之勝儼雙闕
之壯前覽珠江後倚玉山西連訶子之林東憑蔬葉之
湖花承木映通望周博劉畧班藝玉箱金版連車繼軌
星分綺錯洵放翁之書巢而申屠之墨莊者矣昔坊傳
文杏巷著青楊清門或有賜書繼世旋題賣宅卽云汝
獲良產臣務永年並擢茂才杜正倫之兄弟世作書生
繁仲皇之門戶應貞代以文章顯王通家以經濟傳文
仲春秋僅收效於三世歐陽博士詎承恩於八葉而乃

楊震閬鄉故宅閭李唐而猶在文翁石室名家云趙宋
而靡艾王筠文藻爵位蟬聯袁朗風節衣冠顧瞻聚惟
萬卷藏猶三本田曹方冊所署豈幸而僅存侍郎鎮庫
之書詎難於得見王官谷口共識司空之莊秦望山中
待旌何允之室彪之傳家青箱乃言舊事節侯遺子黃
金不若一經清德不衰前修曷愧聿因鴻構之古重勝
璇題之新辱命鯁生敬徵涯畧僕謂台衮相襲蟬冕交
映或改勲賢之里或闢文正之坊朱敬則六闕之標崔
義元三戟之列非不矜蔭藉炫膏梁然而六詩三筆尤
推子姪能文名德重光倍羨人人有集百年之堂構欲

莫以詩書三輩之馨香慎持其風檢香石先生人倫模
楷後進領袖太保家法越公門風崔精劉博宋豔班香
懷鉛握槧盈帙滿笥以無雙江夏作三絕鄭虔馬季長
之帳裏豈有笙歌沈麟士之門前竟成都市居長安而
亦易約羅浮而竟到吟風弄月徵文考獻劉瓛在丹陽
座上貴游倍憶高風王志居馬糞巷中羣從亦稱長者
允推人物之選不僅少時德業聲高冠帶之倫亦止盛
門儒素所謂前賢後哲頓在一門者非與抑僕更有請
者文裕遺書罕皆流播詩解之邃樂典之精庸言之瑣
鄉禮之質以至彙廣州之人物紀革除之遺事翰林之

記南雍之志徵小學之古訓析六藝之流別類足信今
傳後實賴抱殘守匱使其悉付刪氏牖彼學人凡我庠
脩此焉津逮則陸士衡之陳世德直譏其陋潘黃門之
述家風已慙其瑣是聞家子當作斗南之一人此名公
孫足與風度而千古是爲記

十二石山齋記

昔陶潛里第爭傳醉臥之痕到漑山池共惜奇礪之賄
王摩詰輞川林下李贄皇平泉壑中白太傅詠烟翠波
痕陸魯望謝枕村琴薦後前左右元道州各賦所如甲
乙丙丁牛思黯遞分其族襄陽一品坡老九華豔說名
流共耽奇石信是園林之寶也同山水之緣清澈無瑕
嬋娟有致葉風霜月田居士拊以自娛綠竹朱闌歐陽
公席於其側翛然坐對端愜臥遊已福草梁君伯鸞家
世雛鳳才名周子居寶似干將顧彥先音同琴瑟佛山
小住衡嶽壯遊移居當灘瀨之分流卜築得湟淦之舊

宅法書求易具歐虞褚薛之精能叢話編成合唐宋元
明而考隲吟花漱竹挈鷺提鷗橋南認丁卯之莊原北
枕半千之塢遍求怪石便算假山巧似太湖清如靈壁
或出於韶郡或產自英州業各搜羅未臻美富則有嫩
於琥珀美勝琳瑯淨比茱蒸潤侔栗熟老人所化孺子
其師特標蠟石之名尤稱蕭齋之供數凡十二爰題署
焉鄺海雪之藏弄身號美人陳獨漉所畱遺手如生佛
釀春園裏吳順恪其遠移離六堂前王漁洋所曾記方
斯蔑矣菖蒲晴綠苔蘚冬青蘭葉離離松枝楚楚畫長
讀畫居然疊嶂之圖月上弦詩和以隔林之磬夫人生

嗜好雅俗迴殊吾輩登臨行藏各異與其求田問舍選
舞徵歌愛作熱官便稱名士業長居於戶限甘閉置於
車中定卜瓦全或嫌銅臭何如一邱一壑半郭半郊結
習未忘風流自賞呼原以丈寵乃如仙早營海嶽之庵
蘇仲恭枉稱好事第詠仇池之石王晉卿何敢借觀誰
出門庭攫無官府定兼花木看到兒孫宛然隍澗之交
時具烟雲之狀又何羨登五嶽闢九疑借訪荔蘿談討
芝桂謝公山賊陶峴水仙天台雁蕩之游羅浮鼎湖之
住者哉僕愧同吏隱願托神交辱延款之維殷笑摩挲
而未已買山無術任詆深公漱石空談益嘲孫楚徧徵

雅什特綴儷詞永下董生之帷仍蠟阮孚之屐數峯幽
絕都成一簣之山滿屋森羅偶讓三分之水何必千人
同座如虎阜之講經行將萬石名亭後龍城而作記

杏林莊記

杏林莊者在珠海以南花田之側水通茶滘地屬芳村
鄧君蔭泉煉藥於此楚江公將軍爰卽晉董君異故事
而因以名之者也蔭泉早通六經獨守一藝陶貞白了
如明鏡王文和變學素絲雅擅詩名尤精畫理沈曇慶
羣推長者狄梁公便作良醫慣卽市而閱書輒還山而
采藥長房好道倘遇乎神仙伯休逃名業知於婦孺脩
然市隱卻喜村居爰自隔河特營小築其地也平田無
際而笠烟蓑流水一灣枕林蕉阜翠微環列杜絕塵囂
清風忽來不畏酷暑於是開櫺木末爲堵山椒枕帶林

泉列葺房宇梯橋架閣島嶼迴環疊磴循廊樓館幽邃
併山池則宅原十畝讓水竹而屋牘一分列怪石於座
隅激清湍於階下桐楊夾植花藥成行殊富芰蓮迭生
蘭菊斜峯叢薄頗覺登眺之佳花塢竹洲原貴往來之
適時或掉輕舟躡游屐讎方枝石讀畫弦詩技本了乎
十人心獨懸乎千古白侍郎之池上書庫琴亭王摩詰
之齋中茶鐙藥臼游俠處士交稱隱者之通離垢先生
業有終焉之志每當餘花晚筍早雁初鶯悵望停雲歡
聯舊雨烹龍烹鳳挈鷺提鵬擘蕉葉以畱題折松枝而
講義別開詩境一水綿濛相對畫禪萬花飛舞蘭亭之

會有興公而不妨蓮社之游無靖節而奚樂僧珍宅在

買鄰皆宋季雅之儔

聞南山師議
卜鄰於此

輞川墅幽和作獨裴

秀才之輩裒然成集合付手民嗟嗟遺子孫以花木將

相能游迎仙釋于樓臺賓佐罕見赤墀青瑣連里竟街

或故主之未歸或雅人所難到轉遜畫成大第何如記

覽名園倏已凋零能無感喟

僕

吟袂纔捧華筵疊陪人

如橘井之仙此亦香山之社詩人絕技可同老蘗

傳生

平壯歲臥游仍約少文登陟別廬冠絕學劉琨而賦詩

瑞室巋然繼鍾嶸而作頌

還石軒記

代

是岸寺石潤比太湖清於靈壁辨英州之所產屬古刹
於何年職志闕如毫楮罕及觀其畱烟宿霧棲霞韞雲
蹲螭坐獅翔麟儀鳳共許名園之寶誰爲疊嶂之圖尖
削窪剝空明孤秀呼宜以丈幾同米海嶽之顛寵卽如
仙合作桑國僑之壽寺僧煥華上人以余淹畱聆翫昇
以贈焉則道光甲辰歲也種之粵雅堂東偏隙地爰以
吾石名軒人非栗里效陶元亮而醉看地異輞川學王
摩詰而坐對每值葉風霜月田逸士拊以自娛宛貽琴
薦枕材陸魯望詩曾相謝旣而思之星霜雨雪曾匪故

吾山水鶯花本無常主入攢眉之世界惜彈指之光陰
道無長而不消物無聚而不散從古銅陵金谷青瑣赤
墀高閣重堂複垣洞穴或十年始就或五日而成壯麗
等於公侯幽邃甲於都邑覽李廌洛陽之記掃徑開園
符魏使江表之言題門賣宅盤龍誰畫樓閣迎仙社燕
偶歸亭臺易主果閱滄桑之劫真憐土木之妖以至特
富儲藏尤精審定法書名筆斷楮零縑玉敦珠槃彝尊
龍勺錄繡刀劍譜證墨琴或業殉漢唐諸陵或曾入徽
欽九禁玉鼻騁售從方叔存公據而可憑銅蟾蜍蓄自
申公易古畫而誰許寸心千古居然星斗羅胸春夢一

塲輒比雲烟過眼亦復撮土易合搏沙靡常雲散風流
灰飛燼滅所以折壽甯家之廢柱曾享侯封鬻武康山
之遺書同聞鬼哭况此尤物本類枯禪縱謂難逢烏能
長保彼夫到茂灌之所輸白太傅之所得平泉寶惜雲
霞草樹之形南墅瑰奇甲乙丙丁之品或費俸錢六十
萬輦向象江或役軍士五百人獻之南仲循州賞翫查
孝廉則贈有故人艮嶽拋殘董尙書且貽之愛壻縱佳
子弟能與樹存卽好兒孫業和花賣誰從方朔還問劫
灰同悟金剛均如閃電豈若入山解脫面壁專精無滅
無增不生不滅何難割捨別有因緣宛然合浦還珠敢

學金山留帶卽以丁未九月舁還寺僧業爲吾石者三年矣仍構小軒榜曰還石嗟嗟行腳安能點頭多事落星同例免令安邑流傳淨水一泓誰冀後人則效宛有靈而臨江運徙業憑耆舊傳言匪充數而游客摩挲奚至兒童竊笑赫然神聖戀本寺而歸來奚俟哀求赦名僧其愛護軒落成日特泚筆而爲之記云